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书系

■ 主编 汤汉清



云雀为谁歌唱

张昆华 著



晨光出版社



主编 汤汉清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书系

云雀为谁歌唱

张昆华 著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雀为谁歌唱/张昆华著.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05.12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书系)
ISBN 7-5414-2525-7

I. 云... II. 张...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散文·诗歌—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0410 号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书系

Yunque Wei Shei Gechang

云雀为谁歌唱

张昆华 著

插图	陈 怡
装帧设计	胡平利
策 划	刘卫华
主 编	汤汉清
监 制	周文林
责任编辑	强 华 文 海
责任校对	张 磊
技术编辑	朱 靖 郁梅红
出版发行	晨光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E - mail	cgcb@public.km.yn.cn
发行部电话	0871-4186745
邮 政 编 码	650034
印 装	云南国防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8.5
插 页	10
字 数	356 000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14-2525-7/I·212
定 价	42.00 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沈石溪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轫于上个世纪初叶，迄今已经走过百年历史。从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到年轻一代文学新秀，中国儿童文学五代人，用自己的智慧才情，共创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培植了繁花似锦的儿童文苑。在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上，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云南儿童文学都以骄人的成绩和非凡的魅力，占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一个重要位置。为向新世纪的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先从云南儿童文学着手，逐步出版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作品，是出版人的愿望和责任。

弥漫着浪漫与芬芳气息的云南，具有丰厚的多民族的儿童文学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才华出众的作家迅速崛起，在全国一些重要儿童文学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艺术品位较高的作品，频频荣获国家级大奖，很快形成一个世所瞩目的在海峡两岸亦广有影响的作家群，被评论界誉为儿童文学的“一条新山脉”，是“一股来自大西南腹地的不容抗拒的风”，云南被公认为儿童文学大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儿童文学》等报刊多次发表文章指出，云南儿童文学努力发掘民族地域文化，具有不同于其它地域作家的艺术美学风格，从而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长廊。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群，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沈石溪、吴然、张昆华、乔传藻等则是驰名中国儿童文苑的代表性作家。他们的创



作，不仅对促进云南文学的繁荣发展，提高云南的知名度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沈石溪、吴然、张昆华、乔传藻等四位作家，均有作品荣获全国大奖，创作各有所长，各具特色。沈石溪以动物小说著称，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他的动物小说《第七条猎狗》、《一只猎雕的遭遇》、《红奶羊》、《鸟奴》曾分别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以及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雄狮》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沈石溪虽然已于2004年从部队转业回原籍上海，但他的创作依然和云南密不可分。吴然的儿童散文、散文诗在全国独树一帜，与冰心、秦牧、郭风等大家同列为“中国儿童散文十家”。他的散文集《小鸟在歌唱》、《小霞客西南游》曾分别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天使的花房》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张昆华为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委员，他的创作熔小说、诗歌、散文于一炉，风格独特，色彩浓郁，作品多次获奖，其中《蓝色象鼻湖》曾获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一等奖，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散文《杜鹃醉鱼》获《儿童文学》杂志优秀作品奖；少年长篇小说《白浪鸽》获冰心儿童图书奖；散文《冰心的木香花》获中国广播节目一等奖。乔传藻既写散文，又写小说、童话，作品以语言精练、注重构思为其特点，童话则吸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营养，优美隽永。他的作品《醉鹿》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金竹筐》获《儿童文学》杂志优秀作品奖；《腊梅》获《散文》杂志优秀作品奖。四位作家都有30年以上的创作经历，他们的许多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以及新课标语文读本和国家权威选本，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读者的检验。把他们的作品精选出版，不仅是云南儿童文学成就的展示，也是向少年儿童读者捧献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份精美礼品。

儿童文学是未成年人的成长读物和心灵相通的伙伴。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号召，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又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时期，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将伴随少年儿童的成长历程。

目 录

序	1
散文卷 冰心的木香花	1
国殇墓园的回声	3
苍凉的回答	7
杜鹃醉鱼	9
云雀为谁歌唱	14
牧帐里的月亮	20
祖母的胸怀	28
情恋司岗里	30
遥远的风情	35
梦回云杉坪	44
你的离情别绪	50
葫芦崇拜之光	58
水火有情	62
澜沧江船夫	67
边寨茶趣	75
轻舟入画	88
探访古茶树	91
豹子做窝的地方	98
思念石钟山	101
欲上高楼且泊舟	103
金马碧鸡重新走向历史	106
圆通山上樱花树	112



春城绿意	114
歌者不会沉默	117
故乡的泥土	121
漂泊的家园	127
阿猛没有童话	135
在聂耳墓前	141
闻一多的歌	145
冰心的木香花	149
拜访冰心	155
送别冰心	167
泸沽湖之旅	170
光未然的昆明情结	180
沈从文的文学林	186
寻呼汪曾祺	192
问候你的灵魂	194
崇高的泥土精神	197
拉合尔五月鸟语	201
心灵空间之桥	204
野玫瑰	214
浪花辉映晚霞	224
美丽的蓝天	232
卡斯米,三位卡斯米	237
已是播种的时候	243
有朋自远方来	248

曼德勒星光	256
诗歌卷 黑颈鹤	271
海鸥	273
黑颈鹤	274
老鸱鹰	275
金丝猴	276
船帆	277
滇朴	278
送别	279
旧桥	280
蹄痕	282
红草莓	283
圣诞树	284
天空	285
大地	286
黄昏	287
河流	288
琴声	289
岁月	290
暮霭	291
海潮	292
骨肉之情	293
时间	294



空间	295
阳光	296
红土情	297
雁翎	299
蚯蚓	300
竹桥上	301
灯光	304
巡逻归来	305
邻居	307
桥	308
哨	309
琴	310
摇篮	311
山	312
禾哨	314
送子	316
儿歌三唱	319

小说卷 蓝色象鼻湖 321

第一章 澜沧江边的曼占寨	323
第二章 背回一头小野象	335
第三章 走向茫茫的原始森林	346
第四章 啊，蓝色象鼻湖	353
第五章 野象发出了怒吼	364

第六章	在无花果树上安家	372
第七章	深夜,“贵客”来访	384
第八章	糯晓鸟啼鸣的时候	397
第九章	猎人们在歌唱	408
第十章	再见吧,勐西纳森林	421
附录		438
	张昆华主要获奖作品记录	438
	张昆华作品要目	440
	文学的生命——代“后记”	442

散文卷

冰心的木香花

国殇墓园的回声

在彩云之南的南端，高黎贡山群峰怀抱里，有一座国殇墓园。传奇而又不奇的是，每当秋风秋雨伴随着红叶夕阳飘落之时，墓园里便会响起悠长不绝的军号声，在暮色苍茫中，只见那一块块墓碑变成一个个士兵昂首挺胸地唱起歌来；于是，人们就会听到墓园里回荡着“国殇、国殇”的歌声……

关于国殇，权威的汉语《辞海》有两个解释：一是“指为国家作战而牺牲的人”；二是说《国殇》为《楚辞·九歌》中的一篇篇名。而《九歌》是“原为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是战国楚人屈原根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成。共十一篇……《国殇》一篇，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的将士，多数篇章，则皆描写神灵间的眷恋，表现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哀伤”。

以《国殇》作为“为国家作战而牺牲的人”的墓园的名字，当然是最确切不过的了。当年的楚国是否建有国殇墓园，从文史资料上查找不出，可以说是不得而知。即使有过，至今是否遗存尚需深入考察，倒是屈原的这首《国殇》，问世两千三百多年来，被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一代又一代地吟诵下来。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才有云南腾冲的军民在“极边第一城”的城边上建造了这座“国殇墓园”，形象地立体地表现了屈原《国殇》一诗的意境，才发扬光大了国殇精



神，也使腾冲名扬天下。

我多次去过腾冲。每次都要去大盈江畔、来凤山麓拜谒国殇墓园，那片占地足有53300平方米的陵园，只是祖国960多万平方公里辽阔陆地上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但它却因为埋葬着来自祖国各地的抗日将士的遗骨而显得像祖国母亲一样广博的胸怀。墓园建成60年来，正如不知有多少人吟唱过屈原的《国殇》一样，记不清有多少中华儿女、外国友人来瞻仰过墓园，来悼念过安息在墓园里的抗日烈士们了。

我每次跨进国殇墓园，走在林木葱茏的甬道上，胸中便涌动着屈原《国殇》中的诗句：“……旌旗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天时怱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屈原在这里说的是敌虽若云但楚国的将士争先杀敌，战死之后遗体丢弃在原野的惨烈之状。默诵至此，我就会想起上个世纪的1944年9月14日光复腾冲的抗日战役刚结束，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先生即倡导修建阵亡将士公墓，在战争的火光中，奋笔上书国民政府：“理应丰碑伟冢，以纪英烈，状形绘声，传之史志，俾后人春秋祭享，永志不忘。”那时的中国毕竟与战国时代的楚国不同了，于是于1945年初动工修建墓园，于1945年7月7日中国抗战开始的卢沟桥事变八周年时落成，使在光复腾冲战役中牺牲的英烈们有了安息之地。

国殇墓园完全可以认为是中华陵园的经典之作，放射着中华墓葬文化的精粹之光。有李根源题书的“国殇墓园”四字镌刻在墓园大门的牌楼上方。沿中轴线的百米甬道来到忠烈祠的基台前，有蒋中正题李根源书的“碧血于秋”石刻。忠烈祠即纪念堂内外方廊柱上，悬挂着蒋中正、于右任、李根源的题额，还有何应钦、卫立煌、霍揆彰、周福臣、阙汉騫、顾葆裕等将军的挽词楹联。祠内正中墙壁嵌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和孙先生“天下为公”的题字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鎏金联语。两侧墙壁镶嵌着76方腾冲战役阵亡将士9168人

名录碑及孙科、陈诚、龙云等军政要员和地方各界人士的挽诗悼词刻石数十方；祠前沿廊碑石有以委员长蒋中正名义签署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布告》、霍揆彰撰写的《忠烈祠碑》、李根源的《告滇西父老书》、腾冲抗日县长张问德的《答田岛书》以及《印度华侨捐资芳名录》等。

忠烈祠后是一座山包，名叫小团坡，坡顶矗立着十余米高的纪念塔，塔尖为方锥体，东、西、北三面镌刻着“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克服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陆军上将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题；南面镌刻着“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岁在乙酉季夏”。塔身为矩形，东北面即正面镌刻着李根源书“民族英雄”四个大字。其余三面镌刻着第二十集团军军部撰写的《腾冲会战概要》，记叙了从1944年6月底至9月14日光复腾冲的战役历程。让后人知道，当年二十集团军5个师的兵力加上美国盟军14航空队的空军，从6月底对日军发起攻击，到7月下旬才拔除、扫清了四周山上的日军碉堡和各村寨的据点。日军退入城内，凭借坚固的城墙进行顽抗。盟军飞机轮流轰炸，炸开城墙60余处，攻城部队才于8月20日突入城内与日军展开近战肉搏战，历时25天，每一条街道、每一条小巷、每一间房屋、每一座堡垒都进行过激烈的战斗，都洒下了抗日官兵的鲜血，都付出过民族英雄的宝贵生命。到战役结束，城内两万多间房屋全部化为焦土，没有一片完整的瓦片，没有一棵立着的树木，没有一枚完好的树叶……这场收复腾冲的战争，比屈原《国殇》中描写的楚国时代的冷兵器战争还更加激烈、残酷，更加惊天动地泣鬼神！

战争的硝烟未散，炮声虽已远去，房屋仍在燃烧。腾冲军民含着悲愤的眼泪，一边在废墟上建设自己的家园，一边在小团坡建设烈士的陵园。以高耸的纪念塔为中心，按照原作战部队的编制序列，依军衔高低刻着烈士姓名的墓碑，一块块等距相继呈辐射状排成纵队行



列，从坡头到坡脚，安葬着烈士遗骨3346冢，布满了整座小团坡，无论是远观或近看，那一块块墓碑都像是一位位烈士仍然列队于阵前，仍然是那么英武地挺立着；纪念塔则是将士们的血肉之躯融铸而成，犹如顶天立地的巨柱！

沿着石阶，脚步缓缓地从这些墓碑间走过，我默默地向这些民族英雄致敬着，不禁又想起屈原在《国殇》中结尾的那四句名诗：“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轻声把诗诵给两千多年后为国牺牲的抗日英雄，好像每一块墓碑都在翘首倾听，这大概也是屈原生前所不曾想到的吧。

站在纪念塔下四处看，墓园覆盖着苍松翠柏，林间升腾着淡淡的云气，夕阳的一束束光芒透过青枝绿叶投射在一座座烈士墓碑上。有的墓碑上生长着一片片翠绿色的苔藓，仿佛是抗日将士为国捐躯时被炮火炸碎了的一片片军服；有的墓碑上浸染着一片片鲜红的苔藓，觉得是抗日烈士的热血依然在闪耀着神采……

国殇墓园是腾冲军民60年前镌刻在大地上的一部英雄史书。它不但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地从昨天走来，又将怎样地从今天走向明天。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章节，都是抗日烈士们用鲜血、生命和白骨书写的。这部史诗不仅属于腾冲，属于滇西，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前去拜谒国殇墓园，前去拜读这部史书，心灵所受到的震撼更是无比的巨大而强烈。漫步在国殇墓园里，我不断在想：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漫长岁月里，在当年的各地战场上不知道建立过多少座烈士墓园。但有哪一座墓园能够像腾冲国殇墓园这样保存得这么完好，饱含着这么精深的历史文化和博大的民族精神呢？腾冲国殇墓园可以告慰屈原：以你的诗篇命名的墓园，一定会把《国殇》让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一代又一代地歌唱下去！所以我相信，国殇墓园里的墓碑会齐唱

《国殇》的传说是真的。那是拜谒墓园的人们吟唱《国殇》悼念烈士时留在墓碑间的久久不散的回声。

（原载《文学报》2005年8月11日；又载《香港文学》2005年8月号；入选《作家文摘》2005年8月30日。）

苍凉的回答

是云岭山脉飘荡的彩云或澜沧江、怒江流动的涛声，翻过了季节的月历。

七月，我们纪念郑和远航西洋600周年；纪念为《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作曲的音乐家聂耳逝世70周年。郑和与聂耳都是云南人，是云南的光荣和骄傲。

八月，我们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与这个伟大胜利有紧密关联的是云南各族人民在1938年8月修通的那条伟大的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犹如一位历史的巨人，当然也是云南的光荣和骄傲。

每当我们行车在昆明至楚雄至大理至保山的高速公路上，行车在保山至龙陵至芒市至畹町的高等级公路上，看群山和江河、乡村和城镇像美梦般从眼前飞驰而过，难道我们不会怀念、不会谈起那条蜿蜒曲折、漫长遥远的滇缅公路么？

滇缅公路早已消磨了青春，献出了生命，如今安然地躺在高速公路的足下，成为现代交通牢固的基石而延长着未尽的责任。可是当我